3500病房

杜卫东

散步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我成了骨科一病区3500病房的不速之客。

命运真是无常，切换键按得毫无预兆，一个喜欢锻炼的退休老头变身“36床”，只用了不大工夫。像一个仓皇上阵的票友，还没来得及看清剧本，就被推上了由白大褂主宰的舞台，从早到晚，严格按着护士的台词行事：“36床，输液”“36床，测血压”“36床，服药”“36床，别出病区啊，在楼道里走走就行了”。

3500病房是三人间，还有两名病友——37床、38床。

37床是位精壮的塞北汉子，六十开外，平头、宽肩，神情严肃，不苟言笑。可是每当8岁的小外孙在探视时间出现，他的眼中便立马有了光。小家伙长得极像姥爷，看着祖孙俩在病床上嬉戏，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“隔代亲”：是时光的轮回，也是爱的接力，少了父母式的严厉，多了一份由衷的包容与宠溺。怕打扰别人，他和小外孙说话时轻声细语，孩子稍有放纵，他便会用食指做出一个噤声动作，和他粗犷的外形有些不搭。不过，37床有一个毛病：烟瘾大。我入院第二天，护士在给我测血压时就有意识地嘀咕了一句：“病房里怎么有烟味？”护士长来查房，态度显然没有小护士那么温柔：“谁抽烟了？以后不许再抽，再抽，马上办理出院手续。”护士长自然心中有数，只是不去点破，算是给37床留足了面子。这一下可苦了这位老兄，烟瘾一上来，抓心挠肝，一副没着没落的样子。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悄悄躲进卫生间，推开窗子，偷偷吸上几口，然后拿起备好的报纸使劲往外驱散残存的烟雾。我曾无意撞见这一幕，他尴尬一笑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38床30多岁，也是平头，身高近一米八，我入院时他已做完手术。对了，需要补充一个细节，因为生活不能自理，38床获准家属全天候陪护。陪护者是他的母亲，一名50多岁的农村妇女，短发、矮个，皮肤黢黑，身体健硕，可以不费力地扶起身材高大的儿子。赶巧劲儿没用对，38床会龇牙咧嘴地嗔怪：“妈，轻一点，弄疼我了。”这时候，母亲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，脸上满是歉疚：“噢，下次我小心点。”

我对38床有些成见，出于两个原因。一是他的话稠。一般情况下，吃过晚饭不久就各自休息了。他们娘俩开始唠嗑，说的是家乡话，聊的内容我完全听不懂，但可以明显感受到不断切换的氛围，时而高兴，时而平缓，时而声音突然拔高八度，还不时夹杂几声母亲或儿子的笑声。我有点烦，不知道这母子俩怎么有那么多唠不完的嗑，传说中的代沟哪去了？难道，一旦身处病房，病痛便会褪去所有的身份与分歧，只剩下两代人本能的牵挂，话语也变得绵长？更闹心的是，唠嗑间隙，38床会随心所欲地哼上几句小曲，我立马会捂住耳朵，因为他五音不全，属于“听别人唱歌要钱，听他唱歌要命”的那种。二是他的床头灯每天一直亮到深夜十一二点。虽然病床之间有医用隔断帘，围起来是一个独立的空间，但不遮光。我睡眠不好，对睡眠环境要求苛刻，有一点光亮就难以入睡，又不好意思说，晚上只能默默忍受。

冲突爆发在我手术前的晚上。我的左手腕粉碎性骨折，经医生诊断，需通过手术用钢板固定。主治医生单磊技术精湛，对患者真诚且友善。他下午查床，细致地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，然后嘱咐道：“早点休息，睡个好觉，迎接明天的手术。”

于是，我不到晚上8点就上床了，心中暗自祈祷38床能早点关灯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37床已经发出轻微的鼾声。38床的“母子对谈”也画上了休止符，病房一下变得静谧而祥和，只有38床的床头灯依然亮着。想到明天就要做手术，我的心情逐渐焦躁起来，拿起手机一看时间，已经晚上10点半了，不由脱口而出：“38床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关灯了吧。”病房里很静，静得有些令人窒息，没人搭理我，只是灯依然亮着。过了10分钟，又过了10分钟，夜已深到无声，灯却依然亮着，像一截不肯燃尽的心事，悬在他的床头让人烦恼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忍无可忍便不再忍下去，于是起身来到38床前，低声斥责：“你也太没素质了吧，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？你这样开着灯，也影响你自己休息呀！”

38床胳膊搭在额头上，没有说话。他母亲睡的是简易折叠床，很矮，翻身坐起，我才看到了那张略显诧异的脸庞。她手往上一指，用浓重的乡音解释：“孩子输液呢，要观察。”——这时我才注意到，输液架上挂着一个输液袋。

38床抬起胳膊，手背扎着输液针，他有些委屈：“要不是在输液，我早关灯了。”

我顿时愕然，连声道歉。我以防卫为名，举起盾牌，攻击的却是一个无辜的人。我以为自己是受害者，却没有想过，那盏床头灯照亮的是另一个人难熬的长夜。生活中，人们容易对自身的痛苦过分敏感，而对他人的处境缺乏共情。我希望夜色守护我的睡眠，却没有想到，那一盏未灭的灯，也在守护着38床的希望之光。

第二天，我被推上手术台。手术完毕，意识昏沉，主刀医生单磊俯身凑近，声音舒缓而笃定：“36床，手术很成功！”我努力绽出笑容，悬着的心轻轻落地，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。忽然想，38床脊椎畸形，曾被几家地方医院拒收，因为手术风险太大，稍有差池就会瘫痪；他的手术做了8个小时，非常成功，现在，腰板笔直，不需要母亲搀扶，已经可以在楼道里溜达了。将心比心，一场劫难安然度过，千钧重负终于落地，“平安”是人间最珍贵的欢喜，他话稠点，时而哼两句小调不是很自然吗？那不是嘚瑟，是人生失而复得的庆幸。

手术车把我推回3500病房，妻子问：“疼吗？”我摇摇头。38床眉眼弯弯，咧嘴一笑：“麻药劲一过，就该疼了。”本以为今天病房的气氛会有些尴尬，38床的一句关切使病房温暖如春。见妻子在一旁愁眉不展，38床又说：“您够幸运了，多少老人摔了一跤，相片就挂到了墙上，您的老伴不过是手腕骨折，看他这状态哪像70多岁的人呢？”

我有些惊诧，一个初中没读完的农村小伙儿，对人生的认知竟有如此高度，话虽直白，却藏着祸福相依、苦乐由心的哲理。看来，真正的通透不在学识高低，更在心性宽窄。

几天后，护士长宣布36、37、38床明天出院。第二天妻子来接我，37床更是兴师动众，老伴、女儿、女婿和小外孙全来了，他前两天做完手术，当天就行动自如了。只有38床，医生查房后下达了新的医嘱：再打两天点滴。

要分别了，我们相视一笑，互道再见。谁都明白，就此一别，再见的概率几乎为零。细想，人生中有太多这样的擦肩而过，也许擦出亮光，也许生出嫌隙，也许，如清风过耳，不起一丝波澜。其实，所有的相遇都是途经，不必在意结局，沿途的风景已足够葱茏。须知，每一次擦肩，都是岁月的珍贵馈赠；每一段过往，都悄悄丰盈着我们的生命。

遇见

达维会师的桥

谢安军

桥窄，仅够两个人并排
两支队伍走到中间，停住了
他们看对方，坚毅的脸
不仅瘦、黑，眼睛还亮

有人把军毯递过去，没有话
对面那个人接了，手指还嵌着泥
两只手紧紧握在桥中间
桥下河水很响，但听见的是心跳

后来的书上写着：会师
印成铅字，很重
但那年那天的重量
是半块干粮、一双草鞋
一条军毯、一截皮带
是递出去时手指的颤抖

雪山脚下走动着新人
桥还在，木板换过了
每年春天，缝隙里会长出些小花
像有什么种子播下了
开了这么多年
越发绚烂

▲中国画《月季》，作者陈半丁，北京画院藏。

人工智能时代，立住人的主体性

刘石

我查了下这一周手机里的各种信息，有一二十条有关AI（人工智能）的信息，平均一天差不多有三条。

对于AI领域的核心技术，呈万箭齐发态势的各类大模型，在人文领域，我们听见两种不同的声音。一种是大模型有用吗？我怎么觉得它不仅离道的层面很远，就是在器的层面功能也很不完善？还有一种是，大模型确实太了不得，无所不能，因此副作用也随之而来：学生不用学习了，教师难以教学了。这是两种相反的认识，但奏响的都是唱衰大模型和AI的乐章。这两种认识，我觉得都值得商榷。

首先，大模型没那么弱，觉得它没用，很大的原因可能是你没有掌握使用的技巧，没下过正确训练的功夫，没有使用真正厉害的那款大模型。我们一定不要对它轻下无用的判决。其次，大模型确实也没强到绝杀万物、唯我独尊，至少它不会比人聪明，何以见得？人能发明它，它不能发明人。人会主宰它，而不是反过来，除非人愿意将主宰权拱手相让。因此，我们一定不要被它吓倒。

最近密集的AI信息中，最耸人听闻的一篇题目是“课堂已死”。就是说，有了大模型，学生不用学习了，凡事依赖大模型，大模型成了懒人宝典；有了大模型，教师没法教了，因为教不过大模型。

大模型强吗？学生为什么不能利用它，为什么用大模型就叫不爱学习，甚至叫不学习？有没有不爱学习的学生？当然有，大模型时代之前就有，这怨不得大模型。大模型强吗？如果真强到优于教师，那教师就理应被取代，为什么不？所以为那些已经开始为自己的饭碗担忧的同行们提一个建设性思路，大模型如果能倒逼着我们致力于提升自我，塑造出一个更新的自我，重新赢得学生的青睐，不是好事吗？

倒是在自我与AI间，如何认识和处理两者的关系，是关键。

有一种观点，认为AI技术带来了非专业和专业的知识平权。这里我想引用一段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说的话。他说大部分领域，顶级专家使用AI的杠杆价值，远远高于普通人使用AI。指望AI抹平专业差距，纯属做梦。非AI时代，普通人和顶级专家的差距是100倍，AI时代，这个差距可能会扩大到1万倍。AI和Agent（智能体）会成为一面放大镜，把人与人之间专业能力的差距，放大给人看。

确实，很多人以为，有了AI，大家就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，专业不专业无所谓了，反正AI都能帮你完成。这个想法，恰恰是危险的误解。

对于学生来说，AI能帮你写作，也能帮别人写作，所以，你能不能向它提出别人提不出的问题，让它写出跟别人让它写的不一样的东西，能不能在它写错的时候发现它的错，能不能判断它写得好不好，能不能用它生成的东西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就很关键，而这些，全部依赖于你自己的专业基础。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生来说，尤其值得自省的是，我们这个领域最核心的训练是什么？是问题意识，是分析能力，是批判性思维，是三观，是对人类经验真实、独到和深刻的理解。这些东西，AI给不了你，只能靠你自己一页一页、一本一本地读书、思考和积累。对于教师来说同样，假设你真的是有专业水准的学者，而且你依然在持续致力于专业水准的不断提升，同时你还是一个有思想、情感、温度、修养，一颦一笑间尽显品位和人格魅力的教师，AI又如何能取代你呢？

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说，AI是放大器，放大的是你已经拥有的东西。你的专业越扎实，你使用AI才越像老虎添上了翅膀，AI在你手里的杠杆就越长。没有这个底子，AI不过是帮你更快地生产出一堆看起来像模像样、实则一无可取的东西。关键是，即使是有价值的东西，因为不是基于你专业基础的所思所得，也难以内化于你的内心和头脑，融汇成你自己学识涵养的一部分。

总之，古人说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我们很幸运，赶上了AI这个科技加速时代带给我们的利器，我们不拥抱它不利用它是不明智的。但请记住，它再是利器，也只是你的工具，不是你的主人。我们得先把自己这个“人”的主体性立住了，才谈得上其他。

文思

康县这碗面茶

高钰

甘肃康县人的早晨，是被一碗面茶唤醒的。

小时候，坐在火塘旁，看着奶奶把茶叶、花椒、茴香、葱根、姜片、盐一一放进小小的茶罐，再搅入加水搅好的麦面，小火慢煮。

等待的过程总觉得漫长。当奶奶把泛着小麦色的面茶倒进碗里，我总是着急地端起，碗还烫手，两手倒换着，抓紧“吸”一口，不知是为了抚慰空了一夜的胃，还是满足馋瘾。

上层漂着鸡蛋和葱花，中层悬着核桃仁，下层沉着豆腐丁和洋芋丁……蹲在门槛上，捧着碗从上层慢慢往下捞，花椒的麻先咬住舌头，核桃的脆跟着碎在齿间，最后是豆腐的嫩，滑下去。喝完浑身暖和，才去上学。

当时不觉得稀奇，家家户户都这样。后来去外地上大学，包子油条豆浆都吃遍了，总觉得不对味。有一年冬天，在出租屋里煮挂面，水咕嘟咕嘟地响，我忽然愣住——那个声音是空的，灶神不在家。

回到康县，又去找张大嫂，她的面茶馆从没换过地方。4点生火，6点来人，赶集的、上学的、下地的，一碗面茶一个馒头，吃完抹嘴走人。她一边舀一边笑：“你这娃娃，小时候蹲在门口喝，现在上班了还来喝？”我说喝不够。

这面茶是从茶马古道上下来的。康县北部的云台、大南峪是过去马帮歇脚的地方，相传茶商用茶叶换面粉和盐巴，一并煮进茶水里。爷爷说，马帮的铃铛从山外响到山里，能响一夜。几百年了，灶上的咕嘟声没断过。

大南峪的田里，一茬油菜籽一茬水稻，一年两熟，榨出的菜籽油香得很。面茶里的油锅渣和炒鸡蛋全靠它。张大嫂说她婆婆的婆婆就这么做。这里的人不喝茶不下地，面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，却养活了这地方一代又一代的人。我在康县长大、工作，日子跟一碗面茶的咸淡连在一起。

现在古道大多荒了，石板路也磨得发亮，可面茶还在……天还没亮，茶罐又开始咕嘟了。

多味斋

小城书事

甫跃辉

书店或图书馆，在我生活多年的上海非常多，但在老家云南省保山市，就没那么多了。因为少，也就会更留心一些。

10多年前，我去过晓东书店。晓东书店的主人杨晓东，当过老师，做过公务员，后来辞职，做过很多事，开办晓东书店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件。已经不记得和晓东老师什么时候认识的了，只记得渐渐熟悉后，发现他是真的爱书，各种新书旧书，特别是有关缅甸华侨的资料、地方史，以及他自己所写的《伊江岁月》《腾越往事》等，都被他搜罗来，放置在一间由带花园的私宅改造成的空间里。书架间，各种植物鲜绿着、盛放着，生机勃勃，仿佛书本也有了呼吸。店里还有保山小粒咖啡，可以坐在院子里，慢慢地研磨，慢慢地喝一杯。

不记得是哪年了，只记得我跟一拨朋友吃过饭，想着还早，不知道去哪儿，就给晓东打了电话，问他能不能去书店坐坐。他从别的地方赶了过来，开门，进屋，灯亮起来的一瞬间，仿佛那么多沉默的书和植物，都齐齐地睁开了眼睛。

后来，保山城里又有了一家书店——涵书楼。店老板老魏，做过房产生意。老魏跟我说，经常有人不理解，他一个商人，怎么忽然开起没法赚钱的书店来了？他说，他年纪大了，经历了太多事，见惯了人生起伏，如今不再想赚钱，只想安心，而能让他安心的，是读书这件事。

和晓东书店不一样，涵书楼显得开阔而简洁。推门进去，先看到的是屋子中间一张少说有七八米长的桌子，与其搭配的长凳，是一整根保持了原貌的枯树干。在枯树干上坐下来，看看四周，靠墙是高高的书架。书架上的书，基本是文学类的，既有经典著作，也有当代青年作家的作品。这就很难得了，在这边地小城，竟然有一个地方，和外面的文学世界保持着同步的呼吸。这些书，都是老魏精心挑选的。老魏好多次跟我说起他选书的过程。有一次为了选一批书，他甚至跑去北京某出版社边上住了好几天。

乍一听，晓东书店也好，涵书楼也好，都是书店，实则却不以卖书为目的。都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，辟出一方天地，备下茶与咖啡，用满屋书籍做邀，等着心性契合的人来，无论相熟与否，都可以喝一杯茶或一杯咖啡，聊聊和书有关的事，或者什么也不用聊，那四壁的书，自然蕴蓄了有关这世界的千百年间的故事，大音希声，润物无声，围绕着我们，影响着我们。

现在，听说老家施甸县也有了这样的地方。施甸很小，离保山城又近，很多人为了生活去了保山，很多年轻人为了读书也去了保山。但再怎么小的地方，也有许多人在一日一日地生活，在经历生命不可避免的磋磨。读书这件事，总还是有很多人记得的、喜欢的。

前几天，施甸县文旅局做活动，约我5月回去做一次文学讲座。县图书馆馆长杜海生和我对接，介绍要去做讲座的地方。那是在县城南边山里的朱市冲，有一处典型的施甸乡村四合院，修缮后，边上又建起温泉客栈，可阅读，可旅居，还可体验陶艺、布朗刺绣、洞经音乐等非遗项目。四周是山林和村落，往外，是百鸟群集的野鸭湖，再远，是烟火繁盛的姚关古镇。

听杜馆长讲完，又看了他发来的许多照片，不由得心生向往了。在这样的地方读书，大概不是为了获得什么了不得的知识，而是让阅读这件事，成为生活里的一道裂缝，让别的世界涌进当下习以为常的生活，让我们体会到，无论是身处多么僻远的地方，我们和这世界，始终有千丝万缕的关联。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本版邮箱

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程 红

大地

山野之气

张君燕

北方4、5月，常有大风天，裹着沙尘。一场雨落，风止尘定，雨后的山野仿佛开了滤镜，清晰、明艳，让人忍不住靠近。

走进山里，比漫山遍野的新绿更先让人感受到冲击的，是山野里独特的气息——雄浑、猛烈、粗粝。有泥土的甜腥味，有各种植物散发出来的味道……你没有办法辨别出具体是哪一种，它是一种混合的甚至发生反应后的气味。就像一个毛头小子刚从运动场出来，大汗淋漓地从你身旁跑过，风里卷起咸、腥的味道，还有一股向上蒸腾的热气。没错，就是这种蓬勃之气。

《黄帝内经》有云：“地气上为云，天气下为雨；雨出地气，云出天气。”土地山川所赋的灵气，可谓山野之气。太行山一脉，山川巍峨，草木品种繁多、数量庞大。被雨水叫醒、沉在地下的气再也阻挡不住，顺着山缝往外冒。新芽破土、草木拔节，藏在泥土和石缝里的小虫子、林间的小兽们都跟着躁动起来，一切生灵都在欢欣鼓舞。

山里的农人把裤脚一卷，赤着脚下田劳作。外面来的游客看得直咂舌：不怕扎脚？不怕磨水泡？农人嘿嘿笑着，手掌和脚掌没长过血泡和老茧，能叫庄稼人？庄稼人熟悉每一株庄稼的脾性，光脚踩在泥土里，才能真切感受到泥土的温度、湿度、黏性。此时，双脚成了大地的“听诊器”，感受着土地的脉搏和呼吸，捕捉从地心深处传来的喷涌的能量。大地的复苏是农人和庄稼一起发现的，他们通力合作，让庄稼借着这股力量，奋力勃发。

有调皮的孩童在田间地头玩耍，农人喊了一嗓子：“不能用鞋踩庄稼，踩了地就喘不动气，庄稼就不爱长了。”孩童立刻收敛了动作，不敢再越“雷池”半步。土地被雨水泡软，游客索性也脱了鞋袜，光脚走在小土路上，踩进湿润的泥里，凉凉的，裹着脚心，却又生出一种温吞的感觉，每走一步，都仿佛在跟大地轻轻握手。

在山野里行走，须得认识蒲公英、茵陈、连翘、地黄、荠菜、车前草、小蓟……最好能一一叫出它们的名字，了解它们的秉性，如此才能沾染上“土气”，真正地融入山野，成为它们的朋友。山韭菜从岩石缝中蹿出来，根茎粗壮，呈现出紫红色，一股生猛泼辣之气。炒一盘山韭菜，喝一碗野菜粥，顿觉气血通畅、周身通泰，感觉接上地气了。

风从山谷吹来，又向山谷吹去，带着浓郁的草木气息。人站在其间，看草在动，树在摇，鸟儿在枝头鸣叫，昆虫在草间爬行，脚下的土地似乎在微微颤动，像有一股强大的能量蓄势待发。这股气看不见摸不着，但能真实地感受到，它从脚心渗进来，从鼻息间涌出来——正是老辈人说的“气儿透了”。最后，有种东西慢慢沉在心底，人跟着安静下来。就像脚下这片土地一样，沉默又有力量。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0.6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